

The Maribor Uprisings

Directed by Maple Razsa and Milton Guillen, 2017, 90 minutes, color. Distributed by mariboruprisings.org.

呂欣怡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Gotof Je!” (*He’s Finished!*) (他完蛋了!)

--*The Maribor Uprisings*

Maribor是斯洛維尼亞第二大城市。2012年因為市長貪腐引起民怨，爆發了一系列的街頭抗議。第一、第二次人民上街或許過於溫和，並未讓市政府感到壓力。到了2012年冬天傳出市長有意競選享有免責權的國會議員席位，這個新聞觸怒了廣大市民，他們第三度上街，人數達到三萬人，而Maribor人口總數不過九萬，等於三位市民就有一位上街，對於斯洛維尼亞這個一向平靜的小國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大型示威活動。此次的街頭抗議延續到深夜，其間發生多起警民衝突，警方當場拘留了119人，事後起訴28人，懲治「暴徒」的手法讓許多支持抗爭行動的人也不免自省，是否有必要以觸法的激烈手段來表達訴求。本片就以這次的街頭抗議為主題，記錄了街頭當下的混亂實景及參與者對抗爭手法的分歧觀點。但本片不同於一般影片之處，在於它採用互動式紀錄片手法，觀影者不只是旁觀者，而必須在關鍵時刻做抉擇，決定下一步的方向。觀影即參與。本片透過影像紀錄、互動技術、以及放映現場的討論，對當代激進民主的內涵與運作，提供了多重層次的再現。

影片一開始訪問兩位約卅多歲的青年男子，其中一人一直重覆「我沒有丟石頭，但警察不聽我說」，接著是另一位不露臉的受訪者感嘆，非常難以置信，社會主義之後的生活會如此腐敗。從鏡頭中與鏡頭外的受訪片段我們逐漸拼出一個政治失能、民間疾苦的后社會主義生活圖像。但民眾雖然感嘆

不公卻未能有具體反抗，直到新聞傳出，市長上任後積極架設的測速照相雷達，其罰單收入有九成給了與市長交好的私人承包商而不是繳給市政府，這件事成為引爆民怨的導火線，激發了該市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街頭抗議。

接著鏡頭轉向當日晚間的街道情景。旁白告訴我們，接下來會看到的影像是集體協作的成果。五位攝影師分散在街頭不同角落，跟隨著抗爭中的各種偶發事件與人群。到目前為止，這部片看起來都還像是尋常的社運紀錄片，記錄著當代庶民共同感受的代議民主失能與階級剝奪，以及如同2012前後年度延燒全球，從開羅到紐約再到土耳其的街頭義憤。但就在不預期的某個霎那，觀眾的第一個選擇時刻出現了：是跟隨推著乾草堆到市政府前點燃的激進派，還是堅持非暴力抗爭繼續留在原地？影片在此暫停要求觀眾二選一，顯然，這正是抗爭當晚街頭上的群眾時時面臨的困難選擇。決定跟著乾草堆的，會在到達市政府之後看到抗爭漸趨激化，警察開始一步步地驅散、打擊群眾。一位鏡頭之外的受訪者說，做為公民，一向以為警察是保護者的角色，以為那些被警察壓制的抗議者是罪犯。但警察的軍事化裝備，包括催淚瓦斯、盾牌、裝甲車輛等，都在挑戰這位自詡理性的旁白者的公民意識。在街頭的另一方，若你選擇留在廣場與守法群眾一起唱歌呼口號，也會體驗到即使定調和平示威，仍逃不過警方催淚瓦斯的刺激。接續幾次的二選一之後，最終觀眾會發現，所有的選項與路徑其實都通往共同的結果，也就是被驅趕、壓制、拘留、甚至起訴。也就是說，決定一場抗爭的調性之關鍵，並不在於暴力或非暴力抗爭之間的抉擇，而是在於國家機器代理人的警方態度。在警察過激的治理手段下，即使是以和平理性開場的合法抗爭，最終都會被轉化為暴動（uprisings）。

本片由任教於Colby College的人類學者Maple Razsa導演。Razsa的專長是後社會主義時期巴爾幹半島的激進民主研究，其較早作品*Bastards of Utopia*以及同主題的專書*Bastards of Utopia: Living Radical Politics after Socialism*描繪克羅埃西亞三位無政府主義者的公社生活與政治實作（Karathanasis 2019）。Razsa不只觀察記錄，也親身參與在他所研究的田野中，成為幾場大型示威活動的成員。本片是他接續相同的問題意識而移至斯洛維尼亞的研究成果。2012年出版於*American Ethnologist*的論文中，Razsa藉由盧比安納（斯洛維尼

亞首都) 佔領運動的分析, 清楚闡述他在激進政治運動中看到的希望所在。Razsa指出, 2011年開始的一系列佔領全球金融機構的行動, 最具解放潛力之處並不是推倒資本主義體制的口號, 而是它們排斥傳統社運的領導與組織方式, 採取直接民主的運作形式。直接民主源自新世代社運者對於代議政治的失望, 主張不透過代理人或多數決, 而由所有群眾共同參與決策機制。不少社運與左翼前輩都質疑直接民主在現代政治中的可行性, 但Razsa (2012) 指出, 直接民主的可貴並不在於它的工具性 (是否能更有效率地達成運動訴求), 而是在於它的生成性 (becoming)。當每個人、每個觀點都能充份表述並被充份傾聽, 一個不被特定階級主導而能讓「理性思考的人類聚在一起並解決所導致的共同問題」的政治領域 (格雷伯 2014 : 373), 才有可能「生成」。

Razsa對直接民主之操作方式的了解與信念, 具體履行於本片的製作與放映中。互動式的觀影設計讓觀眾不只是被動接受導演編製後的線性敘事與訊息傳達, 而是從每一次按鍵動作的選擇, 親身體驗在後果未知的街頭當下忐忑的抉擇心情。除此之外, 本片公開放映的場合中, 觀眾充份討論各種選擇的疑慮與得失, 最終達成共識, 並且共同承擔選擇的後果 (在觀影現場, 觀眾必須承擔的最嚴重後果, 應該就是看不到另一條敘事線的情節了)。也就是說, 觀眾的共同在場搭建了一個直接民主的實驗空間, 螢幕裡被選擇或沒有被選擇的影像/路徑, 將可以被拉出來而延伸至現場, 繼續探索或給予論辯。紀錄片原本的線性敘事、論點框架以及觀看視域, 由於互動式機制的介入, 使得可說與可見之間出現一些空檔與懸置。而這懸置的空檔如同一扇意義的窗口, 將因應現場觀眾的不同社會位置及其釋出的溝通動向, 而有意義之 (再次) 協商、脈絡的 (重新) 生成、或 (另類) 話語的形塑。也因此, 本片不只是互動式影片, 更如副標題 “A Live Participatory Film” 所言, 是實況的、有生命力的參與。直接民主培育政治主體的理念, 不只在街頭實踐, 也在歷次的公開放映之中接續傳承。

參考書目

David Graeber 大衛·格雷伯

2014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湯淑君、李尚遠、陳雅馨譯。台北市：商周出版。

Karathanasis, Pafsaniias

2019 Exploring Ways for Participation. Review of The Maribor Uprisings: A Live Participatory Film (2017) by Maple Razsa & Milton Guillén. *Public Anthropologist* 1(1): 119-126.

Razsa, Maple & Andrej Kurnik

2012 The Occupy Movement in Zizek's Hometown: Direct Democracy and a Politics of Becoming. *American Ethnologist* 39(2): 238-258.